

金華黃先生文集

六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續葉八

記

蕪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育校正

淨居寺記

黃巖山在吾烏傷北望之森然其起如驚其伏如踞其支而出也如趨如附亘二十里靡迤而不絕抵縣治迺已由山之趾緣脩蹊而上磬折行清池古木間至其腹重岡沓嶺周如四墉則又窈然而深有佛廬曰淨居院唐涉公禪師行道之所也先是山皆榛莽豺狸蛇虺以為窟宅樵蘇之迹所不通涉公以雙林緇錫猥衆欲去喧而就寂咸通中始來隱于此結茅自蔭宴坐磐石上人無知者久乃得棄蕪礪水濱遂相率訪求之既見而高其行為闢地治棟宇如它浮圖居丑白狀于刺史以聞賜寶勝額宋大中祥符初易今名景德未大比丘珏公以癡鈍嫡嗣

黃學士文集卷十一

領天下第一山理宗甚尊禮之故其境以人而益勝予兒時避兵山旁民家屢往憇焉仰視殿堂丹采皆黝昧父老指石羅漢云相傳池水嘗夜出光怪因得此像十六及石磨一或以為廬山歸宗寺故物莫知何以至此又指前鉅閣云此御書閣舊歲理宗所書荆叟兩大字荆叟珏公自號也後子游宦四方不能數造其處屬者偶過之則文拱華穰晃耀林谷中嚴金相後列王函花香物器備完無闕上人法暉揖予而言曰暉少得業是山今老矣大懼無以續前人之遺緒經營積累殆十星霜佛殿則創於泰定元年之十月藏殿則落於至順三年之二月僧堂兩廡次第畢新蓋其材則因山之良食則取歲之美不足則繼以衣盂之私雖未嘗持簿走民間里中好事者捐錢為助亦弗拒也竊不自揆將馳書謁辭以紀歲月而辱惠顧焉敢遂以為

請嗟夫今之為佛學者方務飾空言以相高凡塔廟之奉類指為非道之所存而不以屑其意上人廼能達理事之不二汲汲焉扶植振起之豈非難哉予觀茲山土堅石秀水無暴湍杉櫛松楠竹箭之產茂羨而悅澤清泚所鍾固宜代不乏人高山仰止涉公之行業珥公之名德未墜也綢繆牖戶上人之功盍可以弗嗣乎書而歸之俾刻諸石庶來者有槩於心而益致其力焉爾其徒相是役及施者之名氏具列于石皆云

尚心寺法堂記

浮屠氏之居在吾烏傷者四十有八唯滿心為寺據湖山窳勝處南距縣解百八十步而近歲時祝釐與比禴禳之事咸集焉縣大夫率僚屬備服就位稱萬壽已必聲鐘伐鼓合諸名山大比丘之上首而推其警敏辯慧無與者俾舉揚乎師說以啓天

人龍鬼之聽學徒得持所聞用相叩擊環而觀者動百千人非有崇階廣雷穹座邃筵則說者不嚴聽者不肅不嚴不肅則不足以契感通之妙而昭報上之誠其演說之所豈餘列利比哉主是山者以甲乙相授受至普澤師而仆者必興缺者必完獨法堂未有所改作以梁間題識驗之歲行十周天矣懼愈久且壞乃與其徒蘊謚撤而新之地之亢爽不殊於昔而棟宇之偉麗宏敞視舊有加堂之後又增創重閣妥故所奉普賢大士以至順三年春某月庀事夏某月訖功市材斲僦匠傭總費錢若干緡出於師與謚者什九而惟祥智慧洵里中十數大家之為助當其什一程督勸相則印傳悉力焉蓋寺產素薄師雅不欲飛竒鈎貨以病民而壹以身任之謚亦能不為忝繁計惜竭已橐倡眾以成師之志往來之人第見夫丹甍翠栢隱顯於水

光山色煙雲掩靄間而莫知其為役之殷也按圖經唐武德四年嘗即縣置綱州七年復廢州以為縣寺實州署故址建立之歲月靡得而詳其先號宣化咸通九年更號聖化宋開寶五年始易今額而猶以綱名其山者龍州之舊也潛既為記堂之成而寺之本末前無所登載并記之潛它日歸休故廬望鷓鴣行邈在天上幸獲從里父老拜舞退而升斯堂庶幾觀優曇鉢華之一現而於其為法或與有聞焉茲不敢緣作記勦記而僥言之也

鳳皇山禪宗大報國寺記

昔在

世祖皇帝執金輪以御宇內聲教所暨與如來化境相為遠邇普天率土悉主悉臣惟宋人藉中華之運保有荆揚益三州之

五州五

黃學士文集卷一

三

地久而未服至元十一年肆命宰臣會師南伐不三載而勝國之社遂墟二十一年有旨即其故所居杭州鳳皇山之行宮建大寺五分宗以闡化其傳菩提達摩之學者賜號禪宗大報國寺乘法力以暢皇威宣天休以隆國勢也比丘妙齊承詔開山朝廷既授以田若干畝而蠲其稅賦齊復置宜興莊田若干畝而貲用日益豐夫何嗣其後者因循架漏歷歲滋久寢就衰削延祐六年又以不戒于火而寺盡廢側金所布鞠為荆榛其明年江浙行中書省左丞相脫歡答剌罕領行宣政院事擇可任興復之寄者得大訢以為住持訢既泄法席則告于衆曰

世祖皇帝肇建茲寺以鎮南服非它列刹比宏模偉畧當垂之億萬斯年有墜必舉吾屬之責敢憚其勞勤乎於是考舊僧法

徧竭智殫慮以贊其經畫聚貨食召匠傭斤基址簡材甃將誣
日以庀事首令善於宮宅地形之術者測景辨方審其面勢寺
故東向易稍近南作佛殿法堂丈室山門而庫藏囷倉庖福以
次就緒後負立壁前瞰奔溝茂松美竹蔽虧左右位置適宜而
山川為之改觀飛翠濕紅侵霄映地棟宇之雄麗亦昔所無刻
雕藻繪像設有嚴華旛鼓鐘列置如式莊田奪於豪民則白之
有司而侵疆畢歸泰定二年訖遷中天竺而法明來補其處明
宗門宿衲土木之事悉諉於徧繼主是山者皆不父或委順而
終或高蹈而去程替勸相徧獨以身親之雲堂蒙堂環寮兩廡
既成而牀第卧具并匠舂磴之屬一無所缺至正四年今住持
正遠寔來其明年造鐘經兩樓而叢林之規制大備自始復至
訖功凡十六寒暑其為費大率取諸經用之美財而合衆緣以

相其力之所不給訖被遇

文宗皇帝命為大龍翔集慶寺開山界三品文階以冠師號

今上皇帝加授釋教宗主兼領五山便蕃寵錫中使狎至訖亦
欲彰君之賜聞以所得金幣來致助焉鐘樓則徧罄其已橐
以為之也遠以狀來諭于潛曰寺之廢而復興非一日之積達
忝備洒掃而獲視其成晨香夕燈以昭薦國釐而各揚

帝力固無敢弗虔惟是原本始以詔方來為經久之計者不可
無述予嘗有職業于太史氏其言倘可傳信幸為文以記之潛
竊觀自古帝王有天下運祚之綿長必取以仁義守以仁義我
世祖皇帝承靈山之付囑以不殺而定天下于一攝一切世界
歸一世界取之既有其道所以守之者不特旻恩濊澤周浹乎
黎庶又以神道設教使含生之類莫不泳游於覺海之中而安

養休息於天日覆照之下法幢所建百靈受職時康物阜袍鼓不驚遐陬商壤鑿飲餅食為太平之民已七十年此蓋

聖神在御叅用真乘密禪至化之明效大驗二帝三王有所弗及也煌煌寶構莫茲奧區法筵重啓龍象咸萃王臣外護稽首順風尚有以扶植教基俾與國家同其悠久也哉潛下凡愚陋管窺蠡測罔旣名言叙次本末第以謹其歲月云爾狀稱始創寺時斷地得斷石乃安國羅漢院記相傳此即其故址異時以院為行宮而今復為寺殆非偶然按宋史及臨安志行宮本杭之州治其徙安國羅漢之額於相國西井在建行宮後五十年有五年與狀所載不能盡合姑附見之以廣異聞焉

上天竺寺觀音殿記

杭之上天竺山廣大靈感觀音教寺新作大殿成住山慧日屬

潛記之按郡志石晉時僧翊結菴茲山有瑞光發于前礎就視得奇木募善工刻為觀音大士像會僧勲自洛陽持佛舍利來納真頂中妙相以具吳越錢氏易菴為院宋天聖初乃徙今所即瑞元所發處也嘉祐治平間賜號靈感遂以為院額淳熙初易院為寺淳祐末又加以廣大之號云

皇元尊像法而尚教乘天竺實居江南列刹之首仍紀至元之三年春三月寺毀于菑惟聖像巋然獨存珍異服器亦無損豪末人以為是有神物陰護之必重興之兆亡向而主僧仲願告寐集慶子思以五年夏五月來涖寺事謂欲復吾故宇莫先於治殿以揭虔妥靈耆舊僧之意適同各探已橐出錢有差知事僧亦力相之俄有大商至自江右獻巨楫六十有三尋收亡僧所遺錢以緡計者五千銀以兩計者七百八十田以畝計者四

百既而達官大姓相繼輸錢為施不啻十萬緡於是隨木之宜以庀其材歛田之入以給其食量緡錢之多寡以總其費殿之始建以其年冬有十有二月凡其制為間二十有四悉准其舊其崇八尋倍其崇而益尋有二尺以為脩半其脩而去尋有二尺以為廣功未竟者三之一而子思以至正二年春二月遷四明之延慶本無由延慶東堂出領茲山悉力殫慮圖終其役三年春三月殿乃落成冬十月本無逝四年春閏二月慧日自下天竺山陞補其處命郎縮浮質併衷衆施之羨餘完以朽墁暨茨益募施者得錢二千五百緡飾以髹彤布以文甃而前堂後室煥乎一新先是平章政事執禮和台光祿公觀其帳座故敬界子思錢五千緡使改為之鸞翔鳳翥金碧焜煌諏辰協吉安奉如式逮慧日之來而器物之須法所宜有者纖悉畢備緡白

之侶有所瞻依薦紳之流咸共欣慶焉蓋天竺據羣山之奧乳竇峰踣其前白雲獅子雙檜諸峯拱揖其左右其外則襟江而帶胡風氣之會清淑所鍾神棲聖止光靈彰灼有以大庇乎斯人而杭在異時為行都旋頭屬車之幸臨宸章奎畫之褒飾寶冠龍符玉圭觚彝之賜予燁其餘輝下賁林壑矧今昭代帝德所覆承護有嚴名香花燿中使狎至王公貴人至於閭里好事之家稽首慕趨恒恐弗及宜不難於以壞為成然猶六更歲籥三換主席乃克就緒潛是用備記其廢興之顛末來者尚鑒於斯而扶植之俾勿墜哉若夫大士以種種之形示現諸國土以巍巍之力饒益諸衆生非世諦文字可得而記者不敢贊

一辭也

天竺靈山教寺大殿記

如來昔於舍衛國談般若波羅密大弟子集以為經祇陀給孤獨非當機同聞衆而其名號首見于序豈不以別而為六則始於檀那終於般若通而為一皆波羅密教外之傳初至中土斥造寺功德為人天小善有漏之因者蓋以其執着於有為計而施而求獲從貪起妄滋長無明故用是導之出於迷途云爾積土聚沙皆已成佛詎可忽哉苟能信財施法施非有差別於二施中知施實相起慈悲心發願回向具足方便成就無上菩提佛果是則名為畢竟到彼岸度無極以佛之福慧而自莊嚴奚止局於人天小善有漏之因而已杭州天竺靈山教寺自東晉時梵僧理公始置翻經院隋觀法師改建天竺寺唐末盜起寺焚時則有若吳越武肅王為造五百羅漢院宋初更彌靈山慈雲法師領徒唱教其間時則有若真國王文穆公臨鎮是

州為奏復天竺舊額而發帑藏以構大殿兵部侍郎胡公繼典州事為輟俸資以營三門兩廡此皆王公大臣獨任其後如樹之出於祇陀園之出於孤獨故特著於銘刻列於圖志它輸財薦貨以支傾植仆者不可得而殫紀也寺燬於重紀至元之三年惟普賢殿僅存雖嘗繕葺之而未及大起其廢至正二年夏六月日公來住是山亟謀興作願未知費所出上海蔡君思恭以儉嗇致裕風慕宗乘所以為嚴奉之具傾其貲無少靳僧德春其里人也君間語之曰向聞天竺舊變吾有志為創大殿今主法席者為誰能成吾志否吾欲迎致其來尚肯耶否耶春為言日公行願之精堅而力贊其事且以白于日公日公欣然歎君之門君一見若有宿契既與為賓主之禮遂畀以錢十五萬緡具舟衛送其回日公即命徵工僦備大治土木而躬蒞視

焉始後於其年冬十有二月事未半而蔡君以三年夏四月屬疾不起君妻李氏卒緒成之秋七月乃告訖功李氏復捐錢雕佛菩薩護法天神凡七軀環以十六大阿羅漢其後為觀音大士湧現雲海間依正俱圓主伴參會人天胥仰靈山儼然觀者咸以為三百年来茲山非無大興作未有如蔡君能繼昔之王公大臣獨任其役者曰公既祠君子駿之西偏尋升居上天竺嗣住是山者安公恐來者不知所自爰伐石介上人慧炬求子記之子竊惟蔡君之為力固不易抑亦日公之行願默有所感召也財法二者交相為施檀那般若皆波羅蜜世俗文筆曷能頌羨其萬一乎姑叙次梗槩如此

岳林寺經藏記

如來滅後傳於今者像教而已開元所錄五千四十八卷與後

人之增譯即其所謂教也自菩提達磨承摩訶迦葉教外之別傳而不立文字學者幾於廢經不談而禪林所在無安置經藏尊奉惟謹竊意世尊從始成佛乃至涅槃於其中間不說一字藏固無所收雲臺寶網盡演妙音毛孔光明皆能說法藏亦不可攝凡其所教所傳有以開示悟入乎佛之知見者蓋非外非內非別非同也岳林寺古之禪苑水南湘師今之禪伯師主寺事十有六年以其化導之餘力從事乎興作而於經藏尤汲汲焉致其意以至治元年冬募全經至順元年冬構廣殿元統元年冬度美林徵良匠建大寶輪一柱八面寶經其中其止山立其作雷動天宮水府神帝龍君涌現圍繞如佛所住前呵後負可怖可愕琢雕藻績殆無遺功金碧髹彤絢爛溢目觀者為之嘆仰而不已會予謁補怛洛迦山還過岳林師謂予曰吾書中

言觀音彌勒各有五百化身彌勒在震旦泚河之東於雙林則為傳大士於岳林則為布袋和尚其應迹尤暴著大士以創物之智肇制經藏撮十方於一塵卷大海於一滴使夫人一舉手而種種佛法皆悉現前茲大聖人以方便利益群品而吾徒之亦取法也子大十里人藏成而子適來宜為之記予既觀茲殊勝且有以識夫為禪學者不即文字亦不離文字實非於教外別有可傳庸弗辯而記之寺之本末有事實刻石堂上茲不著

崇壽院西方三聖銅像記

祝之北山盡處是為寶石山清泚之氣畢萃焉標以佛塔而環以僧坊彌崇壽院飛棟涌簷縹緲烟際岑若中天化人之居西湖之曲第一勝境也宋元祐間性法師來自會稽始建殿於塔之後而壘西方三聖像於其中宣和間大律師淨公之弟子蹈

黃學士文集卷十一

五

五

法師因以為修念佛三昧之所而闡揚律師之教律師道高行滿人尊之而不敢名指其族姓彌喻彌陀緣託境而成境資人而重緇白四眾靡不有所瞻依矧今昌辰興隆像教崇飾嚴謹固或弗虔而成住壞空事至巨測延祐三年冬十月癸未塔毀于災殿堂像設莫能獨完上人慧炬得度於茲院而所從請業之師曰真如觀主正壽間嘗過其遺墟周視太息謂吾徒生於像法未墜之時亦云幸矣像之弗存法將安寄苟欲得大堅固久住而不壞曷若範美銅以肖金色之身乎上人聞之慨然負荷其事願力有不給遂做佛所發願之數化同行之人四十有八令一人復化四十有八人如是展轉乃至百千萬人約以日稱佛名一千而持一錢為施或施以多錢弗拒也積三歲得錢四百八十萬為銅三萬二千四百八十斤好事之家輸財薦貨

助庀工接踵而至肇自重紀至元之五年擇間曠之地於葛嶺
以台爐鑄越明年夏五月丙辰佛像成其高丈有六尺遵教典
也二大士之像則以次成於至正二年冬十二月乙卯三年春
三月戊寅迎致有儀妥安有式益募施者大市林麓構殿以覆
焉時逾兩紀舊觀乃還若正若依如佛所住尋又造尺有六十
之像四十有八軀俾有緣念佛者探而得之用表分身之化往
上人既以佛之弘誓自製發願文納寘腹相之中且屬予推述
其槩刻諸貞石以告來者原夫婆娑化主稱讚樂邦務引衆生
出離五濁教以觀彼佛六十萬億那由它恒河沙由旬之法身
而先之以華上寶像者開示方便使觀窺見妙也繼之以一丈
六像者隨順下凡使觀小見大也蓋麗妙異想悉由性而起脩
小大殊形成自本而垂迹能觀之性初無差別所觀之本寧可
度量是故圓頓之談一音普被開示其次第而非漸隨順其根
器而非偏並啓觀門全彰寶相像教之源不在茲乎上人念廢
興之無常而以有為之力圖其永久廣為未來作大饒益此不
思議事也觀相生善者誠能因似以證真即劣以顯勝悟惟心
之所造非昔毀而今成同壽量於虛空等金剛之不壞則上人
本願可酬功不唐捐矣上人會稽王氏子蚤服勤於衡台之學
雖莫知其何修何證而一時豪家貴族下逮閭巷小子識與不
識皆呼之曰炬菩薩若將以配嚮之喻彌陀者其人固不待讚
也茲予得以略焉

延慶寺觀堂後記

四明延慶寺故保息院也宋至道丙申拓以為大叢林大中祥
符己酉乃易今號頤其規制未備有講舍而無觀室定慧尊者

然公始闢其隙地翔彌陀懺院庀工以元祐乙巳訖事以元符
已卯忠肅陳公記焉建炎庚戌金人擁大兵至城下城陷寺焚
而院屋蕩然烈燄中金人異之因挾然公以北嘉定庚辰寺以
雷毀院竟莫能獨存寶慶丁亥乃復于蕭涖教事者古雲粹公
實主其役入國朝以來葺厄於至元己丑重構於元貞乙未
而守者不戒于火又以泰定甲子秋九月廢為瓦礫之區乙丑
春二月石泉洽公嗣領教事令僧慶壽合緇素之上分募民錢
謀以建西方殿未及視其成而去至順壬申夏四月殿成秋九
月今住持我菴無公實來郡人鄒某首捐私橐俾僧普光出其
意匠製土鏤金肖三聖粹容于殿上普光亦悉己力倡眾功即
殿後作海水巖巒像觀自在大士佛菩薩僧天神龍鬼湧現其
間無公尋以元統癸酉冬十月建大悲殿而禪觀之室護法之

資壽寺文集卷十一

北禪寺觀堂記

弘願忠肅之微言不可使沒而弗傳命重勒舊記且屬潛書其
廢興之歲月于下方他施者之氏名則見諸別刻云

天台智者之傳在吳郡惟北禪寺為特盛故有觀堂歲久不治
來者無所依止皇慶初住山天泉澤公以為失今弗圖恐隳先
業而墜教基既命其徒德普相與支傾植什且將議興作頌力
有弗給郡人陸君雅尚浮圖法普未得度時嘗父事之亟以為
言陸君夫婦欣然為捐錢若干緡葺其桷楠之蠹敝者繕其甍
甍之摧圯者飾其金碧丹白之黝昧者華香物器列置如式延
淨行僧十有六人各據一室依教以觀而舉其業精行成者
一人為之領袖仍贖以田若干畝俾與寺異籍而從住山擇人

司其出納於是昔所有者復完其未有者今亦畢備澤公將刻石以示方來俄遷主抗之下天竺久乃復歸住是山求予追書之按圖經及舊記寺本晉戴顓故宅唐名乾元宋名大慈元祐間法智三葉孫大比丘梵公尸教席以行願力故感普賢大士於虛空中授戒羯磨出大音聲如撞巨鐘而飛雪散華天神按行鬼王頂禮諸靈異之迹尤衆郡守推為管內法主緇素之士莫不稽首嚮風奔走附集其座下宣和末始即寺西偏別為禪觀之所曰無量壽院從解起行者得以同居焉建炎初燬於兵大弟子深公嗣為法主首發弘願以起其廢重階祕殿脩廡密室規制視昔有加而糜粥鹽醯蔬茹湯茗之須猶有資於施者恒患其絕而弗續未暇日尋土木之事也垂二百年始得陸君夫婦而營締日侈儲蓄日豐其建立成就之不易如此蓋有志于道者固無事於安居而飽食然必有以厚其養使之體舒氣夷而無撓乎意慮乃能致夫靜且明之效如來以種種言說教人趨極樂正路脩證之要為觀十有六而山家總明四教用觀前方便莫先於具五緣故此道場既有菩薩僧示現作為建立於其前又有善知識隨順開導成就於其後方便之力固不容擬議也有能於檀波羅密而生淨信若陸君夫婦者可無所表見乎陸君名應祥魚通道家者流虛無之說嗣天師嘗畀以高士號其婦周氏與之俱乘化而逝于德原女慧真悉能繼其志為山門外護云

松山普明寺記

餘姚江支流由州署之西磬折北出二十里所水踰堰而入復支為兩又北行五里所有山隆然突起兩水間按郡志是曰松

山或曰是蓋名從山從山者言衆峯離立水外東西拱揖其勢如相從也山之南麓普明寺在焉僧法炬為予言山之未有寺也里人陳氏居之有以身為僧而以家為寺者是為文通法師山之初祖也寺建於唐天祐號報恩逮宋祥符乃錫今額而俾以甲乙次相授黃牒故在可考歲寢遠而繕治弗繼華榷文璧或委為土梗吾徒懼焉相與殫晝夜之勤日綴而月緝迄今餘二十稔未始資毫末之助於人而仆者起缺者完像座華幡鼓鐘食飲之物纖悉必具凡為三門而斷石為楹以棲扁榜於其外者炬之父舜若深及安也為室以禮六時者安及炬若觀也為輪藏寶經其中而屋其上者炬父子也惟吾浮圖氏廟塔在人間廢興相尋如漚起電滅茲山之香地燈炷閱幾成壞而不與劫俱化蓋吾祖之蒙被其胄胤者深且厚也然其言行於僧

菁山普明寺記

普明禪寺在湖之烏程由郡城之南瀕大谿舟行四十五里捨舟登陸又二里許是為菁山去人境殊不遠而泉清木深峯巒峭拔巖壑鬱紆最為勝處父燕翳於荒榛灌莽間未有居焉者宋紹興五年開僧觀公禪師始來駐錫而結菴為宴坐經行之所名之曰普明後十年山神一夕見夢告以有趙姓人當至宜

出迓之翌日師出山僅數百步見服儒衣冠者兩人憇古松下
延之入坐甫定兩人相顧曰地之美者無以易此孰視師而莫
敢言師叩其氏名其一果趙姓乃孝宗之兄崇憲靖王將營宅
兆以葬其父秀安僖王與之俱者則陰陽家師欣然撤其牆屋
以地畀之寺之右安僖園廟其故址也師尋改卜而築菴於今
所買民山若干畝置長興秀德莊田八百畝以贍其徒淳熙五
年孝宗在位十有五年矣用憲靖奏為降勅額曰普明禪院師
春秋八十有六而終憲靖執弟子禮親為文以祭之歿因葬于
院之西麓了菴審公與師為法門兄弟既以次補其處益買山
拓地建殿堂門廡增置山旁下吳垵之田六百畝松江田二百
畝諸蓄愈充規制悉備寧宗嘉定四年賜號淨照禪師仍書了
菴二大字俾為山林之榮觀焉了菴三傳為栢庭果續置長興

秀福莊田五百畝由栢庭五傳為斷江義首被我
成宗皇帝大護持之命且易其故為院者曰普明禪寺蓋自觀
公至斷江皆以甲乙相授受翰林學士承旨趙文敏公寶憲靖
四世孫始請于

仁宗皇帝命交雲龍為住持龍退席玉林妙瓊以了菴四世嫡
孫嗣主是山乃還甲乙之舊天曆二年也於是寺之凋弊已久
莊田多以質錢於富人棟楹傾仄階序圯圮佛僧之奉缺如也
玉林念前人創置之不易扶衰舉墜靡愛其力發已橐篋所質
田視歲豐凶量入為出經用之餘盡以資土木之費修佛殿法
堂建丈室正受堂左右兩廡作佛菩薩像範銅為鐘其外則繕
以穹垣一萬餘尺蔭以巨木五十萬本三田莊久廢則重立焉
既又捐私錢以創藏殿且將度美材以造佛閣殫慮畢力十有

七年于茲以寺之泐革廢興未之有述爰伐石來徵文以記之嗟夫憲靖覬得地而觀公一無所靳院之有額卒賴其力文敏慮甲乙之傳得人為難而以廢為興顧有待於了菴四世之嫡孫此皆事之不可逆知者也然竊觀今之叢林宿衲多以激揚斯道自任而於事為之末或不以屑其意觀公審公俱園悟粹禪師之嫡嗣玉林則園悟勤禪師之七葉孫其躬躬盡瘁示現有為成始成終為功多矣非性智融明達理事之不二何以及此乎是用為之備記其顛末庶來者知自勗而相與扶植之俾久而弗墜也玉林之行業有可稱道而不係於寺之廢興者皆不書

普明寺藏殿記

玉林妙瓊師既屬予記其所住普山普明禪寺復以書來曰瓊

黃學士文集卷十一

一五

備真茲山所以興壞起廢者固不敢不力然多因其舊而作新之惟藏殿故所無有瓊竭其衣盃之資創為之者也幸詳記之而別刻焉蓋開山觀禪師故閩人卓菴于此菴既有額為院師欲備列刹之制乃還閩中造藏經以來此有經之始也師報緣既謝乘化而逝繼之者了菴審禪師始命僧閱其經且置長興田若干畝儲其歲入以待熏蠟湯茗之須後以田歸於了菴塔院而其事遂廢今已六十餘年逮玉林自南屏歸正法席院已改稱為寺既繕治使一新謂舊規之久廢者不可不復乃建藏殿于寺之西廡此有殿之始也起至正元年冬十有二月訖二年春三月為工以日計者二千用錢以緡計者二萬而殿以成列楹五十崇高脩廣率與之稱中奉佛菩薩護法天神之像而左右設四大厨代轉輪樓匾函度置經卷以便於開闔仍買寺

西雞籠塢之山五百晦以畀之百須之費咸取材而給焉以田
不可必其常稔而山非有旱乾水溢之虞也凡其為費皆玉林
獨任之昔達摩指楞伽可以印心六祖聽談金剛般若而知一
切萬法不離自性豈下以摩訶迦葉之所傳與阿難陀之所結
集同出於一佛並行而不相留礙歟四十二章肇見於漢六百
五十七部大備於唐通謂之三藏者其多至五千四十有八卷
猶日增月益而未已博覽在乎專精妙悟存乎冥契特患夫利
鈍殊器勝劣異機愚者不及而憚其大繁賢者過之而視為可
略不然則外緣弗具或撓之也今之高人士俱會一處幸無
過不及之失名師宿德為之負荷又有以資之使息諸緣務而
游心聖教必有發信生解渙然冰釋於一句一偈之間者矣觀
公審公及今玉林俱以不立文字為學而汲汲焉致力於經藏
之事如此子所謂並行而不相留礙也來者誰可忽諸它見於
前所記者茲不重出也

龍山淨明寺記

杭州龍山淨明寺建於晉天福七年吳越文穆王給蒲廣濟以
處佛氏之為律學者大中祥符元年乃賜今額南渡草創有司
以其地在國之陽因取僧所食田若干晦為祀天圓丘而寓齋
宮於其室久之僧相率自言起處非便請撤寺屋即其西南改
築而居焉宋氏失國郊祀事廢至元二十年所司以聞于

朝願斥祠壇仍為田以畀之事竟沮不行延祐二年住山律師
國瑞以訴於行省始悉得其故地方謀所以增庠益狹而或者
不戒于大師慨然以興作為已任旬積月繁閱十寒暑而寺以
復完凡殿堂門廡庫庖福總為屋若干區費錢若干緡一出

於經用之美財與其私橐豪末之助不以資於人泰定四年某
月某甲子落成之日也師之同業興教律師道明以書來曰淨
明廢興之顛末粗見於郡乘而瑞之經營寺事未之有述也幸
為文以記之夫談觀游之美者必稱杭之南北山靈僧化佛之
所依止金鈴寶樹震耀崖谷王公貴人好事之家無不目寓而
心趨焉唯淨明居南山之南由湖濬舍舟陸行踰慈雲嶺乃抵
其處大江橫陳潮生汐落高桅勁橈之後先魚龍之出沒風沙
雲日晦明之變化旁睨海門諸山隱顯天際怪奇閎廓可喜之
觀治兩山間所無有然以其去人遠莫適以為意蓋自像教布
傳中土未有盛於今 帝力所被侵者歸什者立而淨明當此
時衰削毀敗久且弗克自振獨賴師之為事也勤為志也專以
及有是可無述乎寺故有江月菴節寫亭而所謂梅巖易安齋
者又為齋宮時所創也累朝御題石刻猶在云

衢州大中祥符寺記

佛滅度後像教東傳至我 朝而益盛自王公戚里百執事之
臣下逮黎庶靡不稽首嚮風奔走附集以致其力靈宮秘宇巍
煌中天宏耀崇嚴古所未有四方禪林法窟緇錫所聚往往蒙
其餘休什者以起缺者以完而衢之祥符當此時荒榛廢礫充
滿其中敗屋數楹僅庇風雨香地燈炷不絕如綫莫有能振之
者豈非時既至而猶有待其人歟按圖志寺本名鄭覺後更號
隆興宋真宗時例易今額舊傳吳征虜將軍鄭公評年九十有
三捨所居宅為寺而唐中書侍郎平章事陸公贄給以田四千
石銘刻墜軼而鄭公守龜山事載太平寰宇記可信不誣其建
立已不啻千載中間歷幾廢興皆無所於考由至元丙子兵燹

之餘龍象散亡人天摧慕者又五十年於此矣泰定乙丑義山
遠來主茲寺慨焉以興復為己任因前人所作三門大殿加蓋
瓦級甃而髹彤藻績之造佛菩薩執金剛神像總十有一軀初
東西廡畫善財所叅五十三善知識兩壁間寶塔珍臺煥焉畢
新室堂庖庾繕治以次為巨鐘範銅至若干斤以七載之勤成
就若是而不敢遽以為足謀所以崇後之未已也其徒咸共慶
幸謂人與時會以濟登茲當有紀述用昭帝力之所被永永
無極俾來屬潛書之蓋依於幻有者不能以無弊有待以拯其
弊者恒患乎天時人事之不齊宜其廢興相尋如空華之起滅
壞之易而成之難也若夫毗盧樓閣非成非壞與此道場非同
非別然則向未始作寺久已成成而無作無能壞者是而壞相
非目所覩曷可言傳哉姑因其所欲道者直叙之如此是役也
施者凡若干人惟郡人陳其所輸錢尤厚且捐田若干畝以贍
其衆云

達觀院興造記

武康縣東北沙谿上獨蒼山之陽有佛廬曰達觀院其僧之上
首曰古山宗青山祐故同氣也青山以大慧五世孫出鎮叢林
唯古山身任院事其為人魁重多才幹緇白共推服之大德庚
子用甲乙之傳主是山所以經紀之者靡愛其力裒衣孟之羨
以皇慶壬子勅西方殿程庫庾之入以延祐乙卯改建藏殿龕
斷丹黝弗侈弗陋華屋寶函嚴奉以式益買田二百晦而施以
田一百晦山五百晦青山時涖妙峰亦助以田及山合一百晦
贍其衆者既日充裕人咸樂於勸功方謀磬已橐斤大其三門
而報緣已謝以至治壬戌委順而化繼之者東山軍僅獲貶兩

蕪之成俄又告瘳今主僧雅能實古山之弟子與其徒心鏡正
傳師授等夙夜以先志之弗嗣為懼凡其留貸壹不敢有悉用
市木石以泰定丙寅徹三門而新之仍度其故材更立外門崇
高脩廣無少愆于疇昔指畫之素過者莫不徘徊歎息以為古
山雖沒不亡矣青山之徒師瑞以子與山門辱有事契狀其顛
末俾記焉按圖志院始造於梁之大同一刹那須已八百年陵
遷谷變而茲幻境獨不隨劫增減逮今盛時弗替愈隆是固非
有顯官豪民為之外護如它名山比保守於既盈振飭於未墜
宜代不乏人而舊記所叙斷自宋新公而下五季之上皆無所
考且謂諸僧清苦自持寡求不爭以故香火弗至曠絕子觀古
山兄弟之或出或處不即世間亦不離世間其示現有為以作
佛事誠未易以淺窺也豈直如向之所云而已哉子姑因其迹
之可見者序次之如此

百丈山大智壽聖寺天下師表閣記

菩提達摩大師後八葉有大比丘居洪之百丈山人稱之曰百
丈禪師

今天子始命因其舊謚大智覺照者加以弘宗妙行之號寺以
壽聖名則故額也山去郡治三百里其未置寺時林壑深阻岩
徑峭絕樵蘇之迹所不通有司馬頤陀者善為宮宅地形之術
觀其山勢斗技與夫岡巒首尾之起伏知為吉壤所留鈐記有
曰法王居之天下師表禪師之來式符其言東陽德輝以禪師
十八代孫嗣住是山既新作演法之堂且增創重屋其上以妥
禪師遺像榜于楹間曰天下師表之閣云初

文宗皇帝入踐 天位即金陵潛邸造寺曰龍翔集慶 詔開

山大訢領其徒而以禪師所制清規為日用動作威儀之節礪其書行世已久後人率以臆見互有損益自為矛盾靡所折衷輝與訢學同師而柄法於祖庭大懼夫來者傳疑莫知適從無以壹諸方之觀聽爰走京師欲有請而釐正之今御史大夫撒迪時執法中臺為言于

上得召見有旨令輝譔次舊聞以授訢使擇習於師說者共考之而頒行為叢林法仍加錫禪師以今彌褒顯而風厲焉輝奉 聖書將南還以閣之成未及有所紀述諭于潛曰願叙其構興之端原歸而刻諸潛竊觀遂古聖賢乘時繼作弛張迭用循環不窮所以通其變也佛之為教必先戒律諸部之義小大畢陳種種開遮唯以一事去聖逾遠局為顯門名數滋多道日斯隱是故達摩不階方便直示心原律相宛然無能留礙世降

俗末誕勝真離馳騁外緣成邪慢想是故百丈弘敷軌範輔律而行調護攝持在事皆理蓋佛之道以達摩而明佛之事以百丈而脩通變之妙存乎其人厥後達摩之傳派別為五而出於禪師者二它師所倡殊宗異教雖各名其家至於安處徒眾未有不取法於禪師者然則天下師表之言良可徵不誣也粵自中土君臣知尊佛法光昭崇極莫越於今輝遭值 聖時蒙被帝力用克發揚先訓紹隆宗風俾與 國家相為悠久永無已不特今之天下以為師表盡未來際咸有依承潛是用謹志之而於其經度之勤營締之美有不暇論也閣為屋以間計者五其崇百有二十尺三其崇之一以為其脩三其脩以為其廣以至順二年夏六月庀工冬十月訖事實輝住山之明年而輝入對以元統三年夏五月 命下則其明年春三月也

蔣山寶公塔院記

道林真覺慈應慧感普濟大聖師寶公感緣應迹肇見於宋齊之際靈異不可殫紀至梁武帝信嚮尤篤親執弟子禮以事之大師嘗指蔣山定林寺前岡獨龍阜謂帝曰苟以為陰宅後當永久帝問誰合得大師曰先去者得天監中大師示寂于興皇寺帝以錢二十萬購其地奉真身窆焉皇女永定公主既捐湯沐之資造塔其上帝因為建僧坊其下今太平興國禪寺是也寺初為精舍名開善塔曰妙覺大師應世之塔唐乾符中改精舍為寶公院南唐復開善故名而以院為道場宋太平興國中乃昇今額錫大師以道林真覺之號而詔避其諱祇稱寶公慶曆初郡守葉清臣始合定林諸寺為一以廣其居而奏請十方禪刹紹興中又累加大師號以慈應慧感塔曰感順之塔云塔去寺二百步其環以列屋別為塔院不知昉於何時逮入

國朝廢而復興已六十年矣泰定二年寺厄于災會

文宗居潛邸數臨幸而有禱於大師禎祥之兆屢形吉夢錫以緡錢圖起其廢暨歸御宸極內出金幣雲委山積飭工庀材窮壯極麗且進封大師曰普濟聖師徵主僧守忠對揚便殿授三品文階以冠師號增創新寺賜額崇禧惟塔院尚存其舊規制庫陋未及改作而守忠遷主徑山今住持法匠來補其處節縮浮蠹庫庋日充乃盡撤塔院而一新之塔之趾徑六筵以漸而銳其上六面五級周以步簷最下一級飛椽外出至二十有二尺當其前為正殿以間計者三其高六尋脩如其高而益尋有二尺以為其廣又前為獻殿并亭後為觀音殿以間計者五而其崇減於正殿五之一正殿之旁翼以應夢之樓彌勒之閣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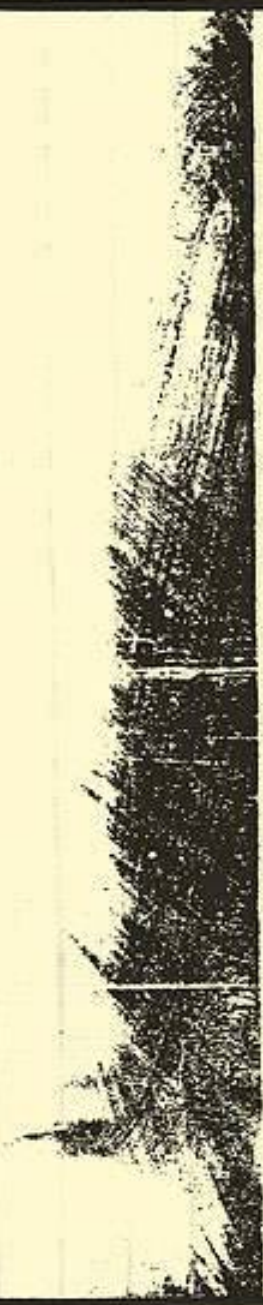
兩扉而作堂直其衝左曰木末右曰真樂環其外為僧廬庖瀆之屬以地勢中高外下易於傾圮則帖石以廣其址四隅各設巨甕貯水百斛以備不虞門術故多怪松久而摧缺益植穉松以萬數凡木石瓦甃匠傭之費為鈔一十四萬九千九百緡為米四千三百九十斛經始於至正四年之冬落成於六年之夏華鐙輝映金鐸錙鳴曲檻方橋下臨無地耆舊僧奇偉等謂此殊勝昔所未覩宜有登載以示方來爰狀其實謁辭為記按建康志蔣山距城十五里舊名鍾山建康今為集慶路山之得名志所叙詳焉考其地脈則由東南沂長江而西數百里乃止其止也蜿蜒磅礴既翕復張中脊而下降為平行郡治在焉西為覆舟鷄籠諸山又西為石頭城而茲山對峙其東諸葛亮所謂龍蟠虎踞帝王之宅主於土中而言也蓋自其所負山脊側而

睨之茲山持其左腋及至其處則沓嶂橫陳迴鑿內向正中一小峯隆然孤起即所謂獨龍阜後人以峯頂圓粹如珠名之曰寶珠峯緣坡陀下抵山足仰而視之第見夫坐據要會而獨擅其尊不知為山之腋也今又決渠立牖過西谷之水折而東流以合陰陽家之法人力之所及抑有以助成其形勝者焉竊意宇宙間清淑之氣條聚忽散初無定在雖古帝王莫得而專是以支為名山莫茲吉壤神棲聖止託焉以安其光靈震耀閱千載猶一日殆非偶然也矧今昌辰遭逢之盛所以致其崇極者蔑以加矣然非荷負得人安能祇承德意昭宣遺休如此乎是用弗辭而為記其歲月若夫大師為如來使密贊化機乘方便而示現有生假神通而攝誘群品不思議事固非凡情所能度量且有前賢之碑銘記傳在茲不贅述焉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黃學士文集卷十一

二二三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續纂九

記

寶林華嚴教寺記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越之飛來山寶林寺華嚴疏主清涼國師受度之所也

世祖皇帝既取宋道安浮圖亢公號亢鐵臂者訪求江南化佛靈僧遺跡所在首三茲山則斥為。居已久佛照大師文萃時方出世南塔以華嚴。明尊。亢公一見深敬服之亟拜牀下暨還朝以。起關稱疾弗行。命復寶林故額定為華嚴教。以師號。闡法衣里。住持至元二十二年冬十月。佛照仰聆。入踐。掌握圓宗垂芳七葉今住持。謂寺之廢。見於舊記而所書或止於一時之事莫詳其。一單之顛末或有當屢書而未及書者爰伐

黃勳一文集卷十二

一

石屬潛備記之按郡志飛來山在府東南二里所一名龜山一名怪山東晉僧曇彥與許詢造塔其上宋僧惠基以皮道輿所施宅建寺其旁梁岳陽王督帥越因見疾而自悟為詢後身遂增廣其故宇為母寶林夫人祈福號寶林寺唐光宅中更名光宅開元間仍名寶林中廢於會昌而重興於乾符以應天為額宋乾德初僧皓仁即故址創新塔九層八面其高二百三十尺塔附於寺同號應天熙寧末俱以災燬郡守程師孟為恢廓其規制而一新之侈於前者三倍且奏請以禪僧居焉賜名寶林十方禪寺其後改崇寧萬壽而又更崇寧為天寧改報恩廣孝而又更廣孝為光孝紹興中寺毀于災久而復完乾道末加以塗墍藻繪而其華好為東南列刹之冠然自。載於文字間者希闕寂寥其盛衰莫可考已佛。來教席既正道價益隆

嚮慕而至者樂以田歸之復舊增新肆於本郡及慶元嘉興諸
莊者總為田五千餘畝士女之功窮極山川險阻
瞻春期夏講學徒鱗集山上下海濱水有神賜
見教禱易置靈應以康民之凋瘵以潮漫之隱者復
偶然哉佛照遷杭之慧因師行大師法昌以至元三十
補其處架傑屋於法堂之北以間計者九大德元平佛
元啓繼之塔尋復以災毀役般費鉅未易致力乃先營窟
護伽藍神之祠至大四年佛日大師時遇又之復慶元
得而隨失之田三千餘畝闢丈室構鐘樓植旛齋繞以脩垣限
其內外立莊舍置船坊百廢具舉駙馬都尉潘陽王經一大
藏以施焉惟雲堂已簡材而未克僦工泰定二年並用普慧大
師廣宣來主是山塔賴以新而雲堂亦成王公克勤二公九思

黃學士文集卷十二

二

前後為郡交相其役同郡僧本立佐其費尤厚燈油有局則耆
舊僧德馨捐田五十畝創為之元統元年繼宣者志學又治經
藏作庫廳重紀至元之四年秋大同以佛照之孫佛日之子嗣
領教事飾佛菩薩像葺羅漢堂設無盡燈觀西廡之腐敗摧剝
悉撤去而更為列屋環於雲堂之後標其外曰南齋揭其中曰
草堂每一室為一齋皆扁榜來學之衆雷動雲合不減佛照
時刻華嚴行願疏公立剛助顯錄使因疏以通經修首楞嚴期使
由解而起行以古今名賢或詠歌其登臨之勝或紀述其興作
之勤聚而刻之曰寶貝林編以備山中故事焉潛竊惟賢以
教為禱為子而江南之版圖歸于職方金輪御宇
章教乘佛照一旦光膺上眷丕闡先猷教基以之而永存宗
風以之而大振蓋有數焉非人力之所能及也昔佛照問道於

月堂瓊公告以此事自有時是雖誣佛道之長遠世間盛衰得失之故何莫非時之所為哉追叙廢興以記千載難逢之會其辭之繁而不殺有不暇計者矣國師道在遺書行在別傳佛照設利所藏亦自有銘此不著佛衍佛惠皆出 旨授佛日則

帝師所畀云若夫山與寺之所以名舊記多本於越絕吳越春秋而又參以傳聞之異辭今無所從質姑俟續郡志者訂定焉

龍興祥符戒壇寺記

杭州龍興祥符戒壇寺梁大同間郡人鮑侃捨宅以建也初名發心至唐而更其號曰衆善曰中興曰龍興宋制諸州咸立大中祥符寺而茲寺例賜新額寺蓋律刹故有戒壇今遂合而稱之曰龍興祥符戒壇寺云按圖志寺基廣袤九里有奇其子院有千佛諸天二閣而戒壇有院又有鐵塔及大小石塔錢王九

黃學士文集卷十二

三

百九十眼并寶靈芝大智律師受經之地觀眉山蘇公南豐曾公上元所題紗籠銀葉錦帳紅雲之句其規模之宏廓盛麗可知也建炎南渡金人推重兵薄城下城陷寺毀而地入於官因斥為御前軍器所民居往往錯峙其間惟存西南一隅以為寺國朝至元十三年宋社既墟寺亦鞠為荆棘瓦礫之場二十一年中菴吉公令其徒請于郡府願入錢僦地仍置僧坊以續其香火使勿絕事下有司覆驗得鐵塔一石塔二古井九與圖志合知為寺之舊址無疑乃給券書悉以其地五十九畝九分歸于本寺二十五年江淮福建釋教都總統所被

上旨凡故所有寺而今弗存者俾復為寺於是祥符始得蠲其歲所入錢而以地為寺之永業時吉公方主明慶法席而敬堂恭公久居明慶歷典要職譽望素孚於人爰舉以為住持二十

八年也恭公既蒞事即扣已橐得錢數十萬緡召匠簡材百堵皆作未幾而佛殿觀音閣方丈之室演法集僧之堂樓鐘之樓門廡倉庫齋庖漏室靡不畢備為屋總若干區穹簷廣雷傑棟脩家藻繪髹彤照映城郭遂為一郡之大招提慮無以給其食則置田若干畝於吳中為役至殷為費至鉅皆恭公身任之名雖因舊以為新實則創造也大德四年工告訖事有以恭公之名聞于上者欽承 睿旨加護有嚴而 帝師亦昇以智光普覺之號至治元年恭公告寂勲公嗣再傳而為秀公秀公視恭公為曾大父以重紀至元之四年來補其故處恒自以弗克負荷為懼捐衣孟之資作輪藏覆以大廈而函經以寶之設十大阿漢及律宗諸祖之像嚴奉如法且作別院于城西以祠恭公謂恭公起廢之功久未有述乃伐石來徵文以為記夫宇宙間事成壞有時其所由廢興則存乎人耳祥符之為寺千有餘歲而廢又百有餘歲而

聖人御世佛日再中恭公之生人與時會用能以廢為興熾然建立如此秀公夙承囑累而不忘纂修其所已成彌縫其所未及恭公可謂能得人矣寺之大耆舊亦恭公弟子而僧眾得度於恭公秀公者十數它日恢弘祖道扶植教基固當代不乏人也

報恩萬歲教寺興造記

華嚴疏主國師安住於清涼聖境叩妙德以疑神覲徧吉而覃思窮探祕藏數暢圓乘由賢首上逝龍樹馬鳴以達于大雄氏聲教所暨自北而南三吳法會之盛以平江之報恩萬歲教寺為第一刹考諸郡志則錢氏闢通玄之遺址揭支硎之故額已

不啻四百餘年逮入 國朝其規制日益侈大蓋清涼後 世
為主峯密又 世為晉水源又七世為佛日松而茲山之為賢
首教寺則始於佛日是為開山之初祖凡五世至今住持廣宣
祇承祖訓普接群機談塵一揮學徒雲合闡揚之暇視其簷宇
摧毀階圯圯夷像頽歌傾金碧黜昧懼因循滋久而葺治之不
時亟叩已橐為之倡以來衆施於是豪宗貴族至于士庶之家
相與輸財薦貨而壯者効其力巧者獻其技簡材運甍扶土設
色百廢聿興而內外為之一新畀以田五百八十畝有奇而華
薌糜粥蔬茹湯茗之須靡不畢具三門前峙高亢顯敞人天八
部出入無礙樓閣之開不勞彈指也兩廡旁列深靚迴複五百
應真涌現其間聲聞之身衣不弊塔也殿以妥辟容堂以演真
詮而棲淨衆種種莊嚴絢耀華好菩提之座無異於忉利天也

倉廩之充盈齋庖之豐足猶以衆香國土世尊所食之餘施作
佛事於娑婆世界也謂世間之相成壞靡常扶植教基是在來
者假茲貞石謁辭圖堅夫靈心絕待非有方所有漏之因去聖
尚遙丹青土木何關於一大事乎然而法藉人宣人必依處欲
因處而知其人故不壞外緣能因人而知其法故悉成妙境即
事皆理無處非真實相宛然非成非壞世俗文筆固不足恃以
為永久也描畫虛空徒勞藻績而已廣宣字無言族某郡某氏
其來涖法席以至正二年夏六月被 璽書加護則某年某月
云

虎丘雲巖禪寺興造記

自佛學行于中土法幢所逮必天下之名山莫不侈為寶構華
居以宅夫形勝蓋以表靈山之未散作大衆之依怙俾來者觀

相而生信也丹青土木之事雖若涉於有為而事之與理不相留礙推理而適於事清淨覺地即大伽藍混事而歸於理積土聚沙皆已成佛一切世間成住壞空之相固未有出於心境之外者苟非乘方便力遊戲如幻安能具大莊嚴為無上之勝因也哉吳郡西北有山曰虎丘或謂之海湧山有大招提曰雲巖寺山之所以名寺之所由立悉見于圖誌山則吳王遺虵之所託秦皇轍迹之所屆劔池及試劔石在焉寺則晉王氏昆弟司徒珣司空珉所施之別業生公講經處點頭石千人座在焉宋至道中始以寺為禪刹皇祐初又更為十方住持紹興間長老大比丘隆公以圓悟嫡子坐鎮茲山法席鼎盛東南大叢林號稱五山十刹者虎丘實居其一 大慧以法門兄弟相依最久緇經有室容聲儼然繼以雪庭瞎堂松源笑翁諸宿德唱道其中

而宗風愈振纂承基緒代不乏人而支傾植仆日不暇給際今昌辰尊崇像教猶或失於因循未克大起其廢重紀至元之四年今住山明公嗣領寺事始增飾佛菩薩阿羅漢執金剛神更造文殊普賢觀世音三大士繕治舍利之塔經律論之藏範美銅為巨鐘視棟宇之摧墮蠹敝者或因成革百役並舉大佛殿千佛閣三大士殿藏院僧堂庫司三門兩廡古木寒泉劔池華雨諸亭則完其舊相塔衆寮倉庖庖漏宴休之平遠堂遊眺之小吳軒山之前為重門則改建使一新環寺為渠六千餘尺堙於客土水過弗行則疏濬之凡其費一出於經用之羨財而集衆施以助其不給方謀伐石築隄屬于城闔以復唐刺史白公故迹未及庀工而明公遷主本郡之承天能仁禪寺爰序其成績來取文以記焉明公材周而智圓觀一切法皆佛法未嘗於

一法中妄計無為有為而生欣厭故其經度指授以而弗懈
七年如一日宜有以潰于成而不愆于素也前作後述是在來
者可無以告之使勿墜其已成之業而益廣其所欲為之志乎
記為興造而作山川風物之美著于前賢紀詠者此不復出焉

平江承天能仁寺記

平江承天能仁禪寺在府署北之甘節坊梁天監初衛尉卿陸
公僧瓚捨宅以建也初賜名重玄陳隋之際燬至唐而復廣德
初加號廣德重玄遭廢於會昌末重興未幾而又燬至後唐而
復宋咸平間更一新之大中祥符初始賜額曰承天宣和中乃
改其額曰能仁南渡後燬于建炎末而復興於紹興間淳熙初
始定為禪居 皇朝因之而悉蠲其租賦差役曰承天能仁者
並存其故額也先是嘗於大界相之內析其地為寶幢永安龍

華廣福四院久之復歸于一尋又別立國通禪院於其後而分
立寶幢永安兩教院於其前凡建置沿革與廢興之故可見者
如此其易律為禪也妙菴宗公為開山第一祖繼之者有若無
門覺菴諸公皆以名德為世師表法會甚盛珍樓寶閣紺殿緇
廬雄据平萬井中而隱然為一大叢林五山十刹殆無以尚也
仍紀至元之元年冬十有二月寺厄于災惟無量壽佛銅像及
盤溝祠靈祐廟獨存佛身丈有六尺邦人所共瞻依盤溝靈異
之蹟尤著靈祐則衛尉之女不嫁而精於梵行以經營寺事而
祀為護伽藍神以祈禱有應而賜廟額累封慧慈靈感顯佑善
利夫人者也烈焰熾然而不與劫灰俱化人知為重興之兆矣
願法席久虛越三歲莫有任起廢之責者行宣政院詢于僉言
俾廬山開先南楚說主之其至以四年冬十有二月僅以衣衾

坐具一布囊自隨聞其風者輸財薦貨以赴山積召匠簡材首
建大殿殿楹之高百三十尺其大圍十有五尺厚棟脩宋曲藥
方窠咸與楹稱楹之表上至屋極又若干脩去其崇若干尺廣
加其脩若干尺像設繪事種種莊嚴搏土設色皆出國工之手
殿之後有萬佛閣其楹加於殿楹三十尺閣為間五而東西朶
樓為間四隆其中而殺其旁縱橫脩廣各中于度其上列十五
大蓮華一華一佛一一華瓣亦各有佛以足萬數下施機輪可
以運轉奇詭殊特昔所未覩範銅為巨鐘至萬八千斤比舊加
三之一會南楚升居徑山所作無量壽觀世音護伽藍神三小
殿及演法集僧之堂三門兩廡厨庫之屬皆弗克視其成它所
宜有而未及為者猶多也今住持雪窻明以至正四年秋九月
由虎丘遷主茲寺亟捐衣孟之貲構經鍾二樓各為間者三其

崇十有七尋脩廣稱是樓經有藏塗以純金一柱八面納醜五
百天神環繞力士翊扶旛蓋香雲繽紛蒙蔽達官大姓好事之
家觀者莫不目眩心駭爭投錢幣以助勝緣雪窻之經畫相勞
靡憚其勤甫及三歲土木之功秩然有序以老病厭理繁劇悉
衷衆施併傾已橐以授提點僧而退處虎丘之東菴八年冬行
中書省謀於行宣政院輓之復出遂以九年春三月再正法席
增飾萬佛創造四辭觀世音四天神王護伽藍神補畫正殿之
八十四龕廡下之五十三叅朽墁甃甃續壯龔密髹彤金碧絢
耀華美厨堂庫院什器之須纖細畢備南楚之弗克視其成者
至是可以無憾矣斥大方丈為間者五上為重閣下為廣堂前
為廳事而蒙堂有位衆寮有閣倉庾漏室亦次第告成南楚之
未及為者雪窻無不按其法之所宜有而伸其志之所欲為雖

曰前規後隨而功實倍之南楚之成其始者奎章閣侍書學士
內翰虞公記之而雪窻之成其終者永之有記於是其徒奉事
狀屬潛書而刻焉阿含經世尊說若能補故寺是謂二梵之福
南楚虎巖適嗣雪窻以晦機咲隱為師友相與紹隆祖道扶植
教基期與 國家億萬斯年永永無極是用假方便力示現有
為不離世間法而入第一義豈止可資二梵之福而已雪窻之
功倍於南楚而潛於虞公無能為役何以贊一辭哉姑序其歲
月使來者有考云爾

思谿圓覺法寶寺舍利塔記

吳興城東三十五里思谿之上有大叢林號圓覺法寶寺住山
文梓重建塔成伐石屬潛書之用圖永久按狀宋崇信軍承宣
使王公永從宣和間仕于朝慈受深禪師時住慧林永從暇日

四五

黃學士文集卷十二

九

數與之游而咨決心要問語及有為因果禪師言起塔之功德
最勝蓋舍利所在則為有佛也永從既謝事而歸則捨家造寺
建塔迎禪師為之開山其後永從子孫日益衰悉取故所施田
而寺遂廢淳祐間觀文殿學士趙公與憲捐金錢畀之使以田
復入于寺且繕葺其棟宇寺以復完 國朝至元十三年塔與
寺屋俱燬于兵雖屢易主僧率皆苟簡架漏取足自容僅存其
香地弗絕而已皇慶二年梓寔來罄已貲集衆緣大治土木作
殿堂門廡及齋廬庖廩之屬為屋總若干區惟塔之役甚鉅久
乃克致其力因舊為七級而增新為八面飛金湧碧巍煌中天
闌楯外周龕室內秘華燈寶鐸交輝和鳴眸容密語妥置如法
緇白四衆瞻仰讚歎以為多寶全身已滅而復現也在
仁宗時西天竺嘗以古佛金剛座石製塔方廣若干寸函舍利

乘獻 詔以賜魏國趙公孟頴魏國尋以歸于梓俾永鎮茲塔而祈福報 上至是諷吉奉安惟謹故所有辟支佛齒骨舍利亦并歲焉起天曆二年春訖至正二年秋凡十有五年而告畢工其秉心也專肆力也勤矣潛竊惟事之廢興係乎時物之成壞關乎數不囿乎時與數而歷劫長存者其惟夙昔所發深心大願乎異時之真僧上士有出没人間三世而後合浮圖之穎者今乃以十有五年之頃熾然建立如此不啻事半而功倍自其異者而言之時與數誠若不齐自其同者而言之本願則均是故應知三世非遠十有五年非近虛空有盡此願無窮矧今真身法塔為

聖人出乘機緣之遇合而來止于此願力所感殆非偶然視昔輪王天上人間龍宮海藏之所分貯一即八萬四千八萬四千即一光明之聚遍法界無所不照其功德為異為同雖有巧智莫能分別尚安能測其時與數之盈虛乎所可托以永久者有不在區區世諦文字之末也姑叙其畧庶來者得以考其構興之歲月云施財為助者之名銜具列于石陰茲不著

武昌大洪山崇寧萬壽寺記

鄂之城東有佛刹曰大洪山崇寧萬壽禪寺此黃鵠山也而謂之大洪山者蓋大洪隨之名山自隨而鄂自鄂而許地雖易而號名不殊示有所本云爾鄂今為武昌山距城十里而近北枕江漢南帶湖湘東屆壽昌下瞰樊水層巒疊巘交拱互揖西接城闈民堵萬區前臨通達而市聲邈不相及山之顛有岳忠武王手植巨松斗牛亭仙人石鼓崖尤為奇偉地位峻絕風物清閑寺持據其最勝處邈其所自出推靈濟慈忍大師為初祖大

師諱善信以唐廣德二年四月六日下生於洪州南昌王氏受
度於本州開元寺比丘清照而契心印於馬祖道一禪師北遊
五臺感妙德現瑞相發願為衆僧執轡三年僧力卻之大師涕
淚雪泣感嗟不已有老父告之曰汝緣在南方衆不汝谷盍行
矣乎遂隨即止遇洪即位大師遂挈瓶錫南還以寶曆二年秋
抵隨州觀一山巋然問於逆旅主人曰此為何山荅曰大洪山
大師惕然思老父語則延緣而入至于山麓諸水所委匯為重
湖神龍居焉旱乾水溢有禱輒應時久不雨鄉人張武陵具羊
豕將以致禱大師見而悲之謂武陵曰雨暘不時本由業感害
生自利徒增汝罪可且勿殺吾為汝祈約以三日必雨武陵聽
之大師探幽履險得山之北巖泊然宴坐運誠默禱及期雷雨
大作雨旣霑足而止武陵訪求大師於巖中大師時猶在定蛛

絲幕面附耳而號挫體而告父之方覺武陵遂施以其山為建
精舍大和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大師密語於龍神曰吾前許以
身代牲輟汝血食今捨身餉汝可享吾肉即引刀斷左右足白
液滂流儼然入滅雙足留鎮山門肉色久而不變四衆哀慕稱
之曰佛足有司以聞于朝賜號慈忍大師所居精舍賜名幽濟
禪院後以禱祈屢有奇驗累加大師號曰靈濟慈忍其佐神十
有二封爵自王而公而侯等差不同皆天下知名之神威靈烜
赫被于四方此隨之洪山也宋末隨數被兵洪山又當其要害
為南北必爭之地邊境之民既多流散叢林之下亦無以安其
居京湖制置使孟公珙隨人也與都統張公順謀遷其衆適于
樂郊乃度地於茲山請雲菴興自隨州捧佛足及累朝所被告
勅徒寺額僑置焉仍奏請賜今名曰崇寧萬壽俾興為之開山

此則鄂之洪山也興之後無諍須則翁寔繼之

世祖皇帝在潛邸帥師南伐駐蹕鄂之元興寺遙見茲山之頂有神人立於雲端詢知為大師化迹所寓深加敬異暨班師寔因孟佛足扈從至京師特命安置於秘宇而嚴奉之上既正位宸極有旨遣使偕寔護送還山道出許州佛足重莫能舉使者歸奏詔即其地建寺此又許之洪山也鄂經摧陷之餘寔又去不返呂公文德制置京湖請無積聚主之而寺以復新繼之者緣菴遇達靈濟塔增置菴院土田而玉崖潤無邊詠竹溪禧又繼之寺以災毀禧方謀起其廢俄委順而化至順三年今住持華公寶來毅然以興復自任積衣孟之貲躬求良材於江上造大楫以歸願舊址局於地勢隘陋逼迫位置不皆合於規式乃夷崇岡堙巨壑累石為基使就顯敞首創大佛寶殿棟

宇之制悉擬於京師列刹而華飾有加焉兩廡山門之上為萬佛閣演法樓僧有堂輪藏及祀師公王有殿天書有閣而鐘樓經臺丈室蒙堂旃檀林前資寮庫庖廡之屬無不畢備始作於元統二年之某月訖功於至正某年之某月費錢總若干萬緡出於華公者一萬出於耆舊僧宗森者二萬餘皆出於衆施及經用之羨財金碧髹彤輝映林谷宏模偉觀人天具瞻其在先朝嘗以為中宮祝釐之所頒以香鑿金幣褒禮甚厚三大洪山法席之盛莫武昌若也華不遠數千里來徵文以記之潛竊惟毗盧身土周徧一切三千世界一一須彌無去無來非彼非此然則山未有寺法界宛然寺之既遷依然故處增減成壞之相了不可得豈世俗文筆所能記乎若夫法身大士示現有為於如幻境作饒益事應化之迹亦有可得而言者庸次第本末

俾歸而刻諸華別號枯木嗣法於靈隱閻禪師云

潛岳法喜院記

金華縣北二十里有佛廬曰法喜院山曰潛岳

郡志卷之四
法喜院

若芙蓉蓋今之芙蓉峯也環四旁皆緇錫所聚法喜峙其東而獨配茲山以為稱或者昔嘗依山建院後乃僑置今所歟是不可考已舊傳院在唐為巨刹衆至七百水暴溢山谷間一夕盡毀居民觀瑞光現其處發地得古石佛既而有文翠禪師者莫知何許人即荆棘瓦礫之場構屋而居墾田而食院以復興後梁之乾化三年也宋治平二年初賜今額甲乙之傳無慮數十人承之者宜澹念其故宇庠陋摧圯弗稱

天朝尊崇像教之意將斥大更新之乃辭所領聖通法席而歸罄已橐以市材甃礎匠傭與法孫元牧各出指端血書華嚴經

黃學士文集卷十二

十三

以自誓期事之必集起至元二十有七年訖元貞元年大殿三門次第就緒司教事者無能為其勸相顧逞貪虐以撓之澹不得已避于北阜僅畢東廡遽輟土木之功大德七年始克營西廡遷普同塔捐錢助造佛菩薩阿羅漢護伽藍神之像而為澹結菴於北阜者里人陳文通及其子德明也十年冬澹示疾而化牧以宿願故汲汲焉纂其所已成而圖其所未至食淡衣麗鉢積寸累久乃以延祐七年重舉其役逮至順元年佛閣及演法樓僧之堂經藏鍾樓庫庖廡乃悉告完剏觀音殿於法堂之後而祠故中書舍人潘公良貴於大殿之左尋又割田若干畝以待繕葺之須其致力於此四十寒暑矣牧以書請紀其歲月且言潘公得法於佛燈珣禪師語在嘉泰普燈錄奉祠十載往來山中恒自稱養空居士日與叢林衲子同起居飲食沒因

治地以葬遺鉢迄今存焉公能以道自信而不泥於名迹非有德於吾徒而吾徒歆仰之不已祠之所為作也幸併志之竊觀考亭先生序公文集於公平生本末論述甚具向之云云皆先生所不道而謂公自少至老出入三朝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清苦貧約處之超然由先生所言而推其所不言則公之有得乎中無累乎外高風遠致固可槩見牧之言良有徵不誣也况夫祠之興廢繫於院之盛衰尤不宜無以示後庸備著之俾與遊方之外者商而刻諸澹號雲村牧號雙澗云

杭州明慶寺記

杭之佛廬甲於東南湖山勝處禪林法窟高下森列巖阿澗曲殆無遺壤傳律學者明慶最為鉅刹乃巋焉獨據乎闕闕中四墉之外皆氓塵賈區細人之家一或弗戒輒有齮攸之警然其

毀也不久輒復蓋負荷有人則以廢為興直易易耳按郡志唐大中戊辰僧景初肇剏精藍於木子巷曰靈隱院集賢殿學士柳公權為扁其游息之所曰明碧軒宋大中祥符壬子乃錫今額曰明慶寺暨誅公以大智祖師之上首弟子來涖法席四衆歸仰屹為律宗南渡後僑置京邑于杭明慶號御前香火視東都之大相國寺宰執百寮歲時祝釐與凡禱禳之事咸在焉寺之舊址不啻百晦自毀于金兵遂為荆棘瓦礫之場大將劉鄩王家因取以廣其賜第它田土又間為有力者所奪僅存其什伍寺幸不廢其後寂菴光公始請于朝復長洲田佛慧思公入內講律稱旨鑾輿之來淚有和大臣所進喜雨詩宸奎之藻飾有明慶及南山道場六大字尋得請復崑山田而屋室亦漸充擴逮至我朝像教之隆古所未有佛瑞祥公佛慈吉公佛鑑

良公佛壽元公先後登于律座是迺是續固有弗度至元癸巳
大德癸卯十年之間寺再燬而再完且寔復其故址則佛鑑之
功也學徒得以安居而習其業者垂四十年至正辛巳之夏寺
洊厄于災今住持律師杲公弊衣糲食苦心勞形掇拾遺燼以
圖興復耆舊無不為之感動而交相之地之入于劉氏及它姓
者皆莫敢有而悉以來歸乃召匠商材諏相庀工首建大殿更
其位置使稍西以遠歎煩而近亢爽危檐廣雷邃宇崇階金碧
綵彤絢爛溢目鄰郡僧安公觀是勝緣亟抽已橐以倡眾施造
釋迦彌陀藥師文殊普賢迦葉阿難之像安安其中觀世音三
十二應湧現其後阿羅漢諸天環侍其旁華幡帳座種種莊嚴
靡不備具丞相國王朶而只時坐鎮江浙躬率官屬捧香幣集
寺僧如其法展慶贊之儀豪宗右姓稽首嚮風爭薦貨以佐營

繕之費師益募耆舊僧出長財作佛閣僧堂鍾樓三門兩廡庫
庖庖漏不五年咸潰于成寺有王荊公題法喜堂諸詩蘇文忠
公書普門品及題大智所書彌陀寺碑次第搜訪而重刻焉舊
觀頽還故疆畢復于前人有光矣矣止能起其廢而已哉師以
為盛衰有時閔乎天數非人所能勝是皆蒙被

帝力以濟登茲日與其徒修淨行發弘願上以增崇

睿筭下以扶植教基期億萬斯年相為無窮爰伐石求書其廢
興之故用告于來者潛嘗聞儒以禮立仁義佛以律持定慧佛
之律猶儒之禮也在禮君子將營官室宗廟為先庫廡為次居
室為後師以利益群品故作如幻事既新寶構而示有所尊又
實幣藏而俾得所養惟方丈之室未及就緒庫屋數椽不庇風
日有合乎禮之居室為後者其精於律而通於禮亦吾儒之所

喜聞而樂道也庸併書之

南天竺崇恩演福寺記

杭之南山由雷峰訖龍井其間浮屠之居四十有二而傳天台之學者惟崇恩演福寺為最盛寺在小麥嶺積慶山之靈石隄今所謂南天竺也宋渡江初山未有寺嘗斥為牧地後以祥光異響出現其間人咸驚異焉淳祐戊申葬貴妃賈氏于山之左肇建寶坊錫以今額命天台宗師圓菴果為開山率其衆入而居之尋復給田以充華香食飲之須降錢以資土木營繕之費景定壬戌葬周漢國公主于山之右益畀以吳江上腴之田五千畝嗣領教事者初巖鑑石庭生並賜紫衣加右街鑿義毒鼓聲始奏蠲科徭而依律結界少蘊光性菴岳浩翁川潛山珣次補其處俱能恪守成規咸淳戊辰賈魏公柄國以妃同氣故大

發私帑俾禪僧絕岸湘增新其棟宇顯敞宏麗視昔有加我朝尊尚教乘大江以南佛僧所廬悉惟其承傳之舊於是無極度古源清海翁學寔來而弘演五時八教三觀十乘之旨以泚其後古源又即晉僧肇白蓮華院歲修法華三昧開東路會飲馬橋夾玉几峯而出至元戊子雲夢澤被旨入覲對御說法深稱上意特賜璽書作大護持自柳塘權渭濱清松溪晏傳至湛堂澄玉罔濶而諸方龍象多出其輪下人稱之為教海又再傳至竹居簡而寺以重紀至元丁丑燬于灾久未克興復會法席偶虛行宣政院求能負荷其事者得今才公以往是山至正癸未也滋事伊始僧俗信嚮而至者或為創大殿造洪鐘或為作三世佛及文殊普賢迦葉阿難之像或為作觀自在像湧現其後或為作梵釋二天像列侍其旁或施以一大藏教

而十地菩薩大阿羅漢護法天神之像則合衆力以成之寺之
著蕩咸克交贊叶助而分督其役齋室蒙堂庖庖福既莫不
畢具而雲堂丈室經鐘二樓皆次第告成先是衆以殿之方向
為疑禱之三日乃得吉卜遂無所改護如藍神新像衆所未悉
亦決於卜而後定檀越有祠在殿西偏門徑迫隘則闢使寬廣
凡可以致其力者無不為也惟茲山支于天目至是適當風氣
之會清淑所鐘鬱而不洩岡巒迴復窈然靚深泉甘土肥林木
茂遂誠宇宙間奧壤也閉藏于空荒寂寥之中其已久矣造物
者一旦而啟之微妙法幢熾然建立際逢昭代教道益隆其興
也殆若有時未及百年而鞠為荆棘瓦礫之場其廢也疑亦有
數得今才公而舊觀復還雕楹繡栴絢耀崖谷金鈴寶鐸殷入
霄漢蓋以廢為興存乎其人不可盡誇於時與數也豈宜無以

垂示來者使勿墜其志乎才公名必才字大用嗣法於湛堂云

